

历史上的“正统”观念

全根先

“正统”的观念，既是封建统治者统治思想的一部分，又是古代知识分子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探索，他们的历史观。

但是在先秦时代，“正统”的观念似乎并不明确。如孟子虽力诋杨、墨，独推孔子，却并不以儒家为思想之“正统”；荀子也排恩、孟，斥诸子之非，却不曾说孔子为“正统”，自己是孔子的“正统”继承者。然阴阳家倡“五德终始”、“五德转移”之说，似有定“正统”之倾向，是限于王朝之兴革；不过也未有“正统”一说。

“正统”的观念，大约始于汉代，而受先秦主要是阴阳家思想的影响。如汉人自谓受土德，但以恶秦而黜之为闰，似也矛盾。而“正统”一词，史书上也时有所见。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说：“宣帝即位，由武帝正统兴，故立三年，尊孝武庙为世宗。”又《师丹传》谓：“为人后者，谓之子，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，而降其父母期，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。”等等。从政治、伦理上，表明了当时对于上、下代继承关系的尊重。

封建知识分子对于“正统”观念的认真探索，开始于宋代。这也是他们努力探究历史、解释历史的一个标志。如欧阳修、苏轼都作有《正统论》，章望之有《明统论》，他如司马光、朱熹等人也互有所论。后代承之。但是他们的具体观点未尽相同。

欧阳修的观点可以说较具有代表性。他说：“君子大居正”，“王者大一统”。“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，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；由不正与不一，然而正统之论作。”（《正统论上》）这既是“正统”含义的规定，又是对“正统”之论产生原因的分析。但是他也承认，在历史上，实际存在着“有居其正而不能合

天下于一者”，“有合天下于一，而不得居其正者。”（同上）因此，从他的立场出发，他对于历代王朝的兴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：

夫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斯正统矣，尧、舜、禹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是也；始虽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于一，夫一天下而居其正，则是天下之君矣，斯谓之正统可矣，晋、隋是也；天下大乱，其上无君，僭窃并兴，正统无属，当是之时……则正统者将安予夺乎？（《正统论下》）

事实上，他对于曹魏、东晋以及五代之是否正统，是有所怀疑的。对于那些“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”的，他也均有驳斥。至于其对三代政治的美化，显然表明他未能脱前人之窠臼。

但是司马光似乎并不持有十分肯定的“正统”观念。他说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他虽以魏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年号，但只是“纪诸国之事，非尊此而卑彼，有正闰之辨也。”（《魏纪》）

在关于“正统”的基本看法上，苏轼的观点大致与欧阳修相同。但是他提出了“正统”的“名”、“实”之论。他说：“正统者何耶？名耶实耶？”“正统者，名之所在焉而已；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，而后名轻，名轻而后实重，故欲重天下之实，于是乎名轻。”（《正统论上》）不过他本人还是以“名”为重的，所以在他看来，“秦汉而下，正统屡绝，而得之者少。”（《正统论中》）

章望之有所谓“霸统”，是重“实”的表现。但他对于前代历史的因革，也有所分别。他说：“尧舜以德，三代以德与功，汉、唐以功，秦、隋、后唐、晋、汉、周以力，晋、梁以弑。以实言之，则德与功不如德，功不如德与功，力不如功，弑不如力。”（见苏轼《正统论下》）也不失为一说。

其他学者也有所议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，他们都是抱着严

肃认真的态度去探究“正统”的观念的，是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、规律的探讨的一种尝试。因此对于“正统”的探讨，其实也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观。另外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都未能跳出“正统”观念的束缚，是为局限。

清代文人袁枚在《随园随笔》中说：“正统论始于宋、元，如欧公、杨铁崖诸人，澜翻千言，互相争论，又有有正无统，有统无正之说，不知古帝王无正统之说……本朝储同人先生，作论七篇，一扫而空之，殊快人意。”^①颇值赞赏。不过毕竟也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，未能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去把握历史的发展，可以原谅。

注：

①储同人，即储欣（1631—1706年），同人为其字，宜兴人。举人，清初散文家。著作有《在陆草堂集》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告 白

本刊1989年第4期第17页所载《纪念〈文献〉出版十周年时所想到的……》一文作者谭正璧先生，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兼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谨此说明。

• 编 者 •